

[英] 薇儿·麦克德米 著  
余国芳 译

# 人鱼

The Mermaids Singing


# 之歌

那些男人，是我的猎物。但，在屠杀展开之前，我爱他们。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人鱼 The Mermaids Singing 之歌

[英] 薇儿·麦克德米 著  
余国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鱼之歌/(英)麦克德米著;余国芳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ISBN 978-7-5321-4551-5

I. ①人… II. ①麦…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6096 号

## The Mermaids Singing

© 1995 by Val McDermid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2-329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夏宁  
封面设计:汪佳诗

## 人鱼之歌

[英]薇儿·麦克德米  
余国芳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字数 250,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51-5/1·3537 定价:32.00元

献给图基·弗莱斯多克,我最爱的连环昆虫杀手。

我听见人鱼在唱歌,彼此对唱着。

我想他们不会为我而唱。

——T. S. 艾略特,《普鲁夫洛克的恋歌》

折磨的灵魂是男性。

——意大利圣吉米纳诺犯罪学  
与酷刑博物馆展示卡上的评注

本书所有章节的题词语录都摘自托马斯·德·昆西的《谋杀，  
可视之为一门艺术》(1827)

人总是忘不了第一次。对于做爱这件事不都是这么说的吗？这话用在谋杀上更是真切。那一场奇特又充满异国风情的戏剧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叫我永生难忘。即使现在，有了经验和认知之后，我知道那只能算是一次业余性质的演出，却还是很有刺激的张力，虽然过瘾的感觉已经不再。

其实在被迫出手之前我并没有发现，原来我早就在为谋杀铺路了。那是一个托斯卡尼的八月天。一辆冷气街车带着我们从这个城市奔到那个城市。车子里全都是来自北方的文化秃鹰，急切地要把十四天的“套装行程”每分每秒都塞满有别于霍华堡和查兹沃司的珍贵记忆。

我欣赏佛罗伦萨，教堂和艺廊里殉道者和圣母像林立，有一种奇妙的矛盾。我登上百花大教堂高得令人发晕的布鲁内列斯基圆顶，最令我着迷的是那一道从艺廊通向小圆顶阁的旋转梯，破损的石阶紧紧地夹在圆顶天花板和屋宇中间。这让我感觉像走进了计算机，历经一场真人扮演的冒险，一步一步从迷宫走向光明。唯一可惜的是路上少了那些待宰的怪物。到达窄梯的尽头，方见一缕天光，那里有个卖明信片 and 纪念品的小贩，黑黑的，一脸堆笑的小个子，因为长年拖着这些货品上上下下，已经弯腰驼背了。如果这真是一场计算机游戏，我肯定会向他购买一些魔法。碍于现实，我只向他买了明信片，买的数量绝对超过我要寄出的份数。

在经过佛罗伦萨及圣吉米纳诺之后，那小城就在绿色的托斯卡尼平原上突然窜起，几座耸入天空的残败塔楼，就像从坟墓里硬把出来的手指。导游滔滔不绝地解说着“一个中古时期的曼哈顿”，这是在加莱之外又一个强迫中奖的景点。

接近小城的时候，我的兴奋度升高。走遍佛罗伦萨，我终于看到一个名副其实吸引观光客的地方。挂在街灯柱上醒目的金红色旗帜强烈地怂恿我去参观圣吉米纳诺犯罪学博物馆。为了确认广告单上的信息，我还参考了外语实用手册。果然是一个犯罪学与酷刑的博物馆。当然，这不在我们文化之旅的行程上。

我不必费力寻找我的目标；博物馆宣传单上附有完整街市图，总共不到十几码远，中古风的墙壁，广阔的石头通道，走进去就是了。期待是一种乐趣，所以我先在四周转一圈，赞叹不已地看着这些跟市容很不搭调的残留塔楼。在当时，每个有权有势的家族都有防卫自己的塔楼。为了抵御邻国入侵，从热铅到大炮他们什么都用上了。在这个城市的鼎盛时期，据说有好几百座塔楼。跟中古风的圣吉米纳诺相比，那些在码头休工之后的周末夜景简直就像幼儿园，那些水手只是一些搞破坏的票友，根本不够看。

当我再也无法抵挡博物馆的吸引力时，才穿过中央广场，把一枚两百里拉的双色硬币投入幸运井，沿着一条后街走了几尺，古老的石墙上装点着穿金戴红的挂饰。兴奋就像一只嗜血的蚊子，在我体内嗡个不停。我走进凉爽的门内，镇定地买了入场券和一本精美发亮带有插图的博物馆导览。

我要怎么形容这个经验呢？肉体的真实感远比我看过的照



片、影带或书本来得震撼。第一个展览项目是梯形架，简介卡上用意大利文和英文很用心地注明了它的功用。脱白的肩膀往外伸，臀部和膝盖在软骨和韧带断裂的喀嚓声中分离，脊椎打直到每一截都像断线的珠子般散开。“受刑人，”卡片上简要地写着，“在上完梯形架后通常会比原来的身高高出六至九寸。”判官们的心思确实异于常人。对于那些异教徒，他们嫌生前的严刑逼供还不够看，非要从受尽凌虐的尸体上再追求更深一层的答案。

这项展示是人类足智多谋的一大明证。对人体必须有熟悉精密的钻研才能设计出这样极致的折磨，这份巧思怎么能不令人佩服？在当时相当简陋的技术下，这些中古时期的头脑设计出来的刑具居然如此的精致，即使到今天仍然能够使用。在我们现代化的后工业社会里，只有电击制造出来的震颤效果才能勉强赶上。

我周旋在各个房间，细细品味着每一项玩具，从发亮的铁娘子长矛到细致的机械梨，梨子上那一瓣瓣细长的卵形切片是用来插入阴道或肛门的。插入之后，发动齿轮，细长的切片开始分裂扩张，机械梨变成了一枚奇特的，边缘都是金属利齿的花朵。然后就把刑具撤走了。有时候受刑人在用刑之后还活着，那才真正叫生不如死。

我注意到同行的一些参观者脸上和声音里表现出来的恐惧不安，感觉却很造作。私底下，他们简直爱死了这个朝圣之旅的分分秒秒，只是碍于假道学的颜面不方便把这份兴奋公开表露出来罢了。只有小孩子才会坦然面对自己的狂热妄想。我敢得意地说一句，在这些粉彩色系的阴凉房间里参观的人群之中，兴起性欲冲动

的绝对不止我一个。到现在我还常常在想，有多少次的假日交欢都是因为酷刑博物馆的回忆而更加的增色。

外面，在阳光普照的中庭，一具骷髅蜷伏在笼子里，所有的骨头干净得就像被秃鹰啃过似的。回溯到那个塔楼高起的年代，这些笼子一定是挂在圣吉米纳诺的外墙上，给当地居民和外来的陌生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是一座不尊重律法，必采取严刑重罚的城市。我觉得我和那里的市民有一种诡谲的亲密感。我也尊重背叛就该受到严惩的戒律。

在骷髅附近，有个包着金属的大车轮靠在墙上。这东西放在农艺博物馆非常合适。但是钉在轮子后面墙上的那张卡片却说明了它匪夷所思的用途。罪犯就绑在这个轮子上。首先，用鞭子抽他们的皮，把皮肉从骨头上全部扯光，把内脏献给热切的群众观看。然后，再用铁棒把他们的骨头在轮子上砸断。这让我想到了塔罗牌，幸运之轮。

当我认清自己势必成为一个杀手时，酷刑博物馆的记忆就像冥思般的在我眼前浮现。我跟我的手一向“合作无间”。

经过那第一次之后，有一部分的我希望下次不要再出于被迫出手。不过我知道，如果还是情非得已，下次的表现一定好很多。我们从错误，从不完美的行动当中学习。幸运的是，学习造就了完美。

# 1.

各位先生，很荣幸贵委员会指定由我担任朗读威廉姆斯的《谋杀，可视之为是一门艺术》的讲稿；这件大事在三四个世纪以前可能很容易，当时对艺术的了解不多，可展示的范例极少；但是到了这个时代，很多杰作都出自内行人士之手，很明显的，他们的作品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而大众所寻求的当然也更上层楼。

东尼·希尔两手托在脑后直直地瞪着天花板。灯座上那朵精致的石膏玫瑰周围有着细细的网状裂纹，他并不在意这个。黎明朦胧的天光带着些许街灯的橘色，从窗帘最上面的三角形缺口透进来，他对这个也毫无兴趣。下意识地，他打开了中央暖气空调，让它驱走门窗缝隙四周渗入的寒意。他的鼻子很冷，他的眼睛很涩。他记不起自己最后一次一觉睡到天亮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牵挂这一天待办的工作是造成他整夜乱梦颠倒的原因之一，不过绝不仅于此。绝不。

今天光是担心好像还嫌不够。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表达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他人对待这类事顶多

胃里小小的搅动一下，东尼不是。他需要全部的精力才能维持一个平常心。在这样的时候，他更了解演技派演员要花多少力气多少胆识才能掳获观众的心。今天晚上，想必又是一个怎么也睡不着八小时的失眠夜。

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手搔着短短的黑发，一手抓着下巴上的胡碴，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同样的，他也知道今天这一出手他的专业生涯可能就此玩完。这跟他知道布拉德菲尔德出现了一个连环杀人犯没有关系。只是要由他第一个来爆料这件事真的很难。他的胃空到绞痛，他忍不住揪起脸，吁口气，把鸭绒被一把推开，下了床，抖了抖腿，松散开皱巴巴的睡裤。

东尼吃力地走到浴室开亮灯。空出膀胱的同时，他打开收音机。布拉德菲尔德之声交通路况播音员轻松愉快地播报着早晨可能出现的塞车路段，这在驾驶人听来恐怕得吃上大把的百忧解<sup>①</sup>才能笑得出。好在这个早晨他不必开车上路。东尼转向洗脸槽。

他瞪着自己凹陷的蓝眼睛，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说什么眼睛是灵魂的镜子，说这话的人简直胡扯，他挖苦地想着。或许也是吧，否则他屋子里就不会有一面这样完整的镜子了。他解开睡衣最上面的几颗纽扣，打开镜柜取出刮胡膏的时候手忽然一抖，他气恼地用力拉上柜门拿起电胡刀。他讨厌电胡刀的效果，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刮胡刀刮过之后那种清新无比的感觉。不过稍微的参差不齐总好过像是挨了千刀万剐似的画面。

---

① 一种抗抑郁药品。

电胡刀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他不必太专心自己在做什么，他的心思可以游走全天的行程。有时候他会幻想大家像他一样，每天早上起床都在选择一个合适今天的角色演出。只是经过多年的摸索，他发现别人的心思并非如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选择的可行性非常有限。东尼的这份“殊荣”在一些人眼里一定由衷的羡慕。他不是他们的同类。

关掉电胡刀，他听见了布拉德菲尔德之音在每节重点新闻前大力播送的台呼。他本能地转过头面对收音机，机警得就像是一名等待鸣枪起跑的中距离赛跑手。新闻快报结束前的最后五秒，他放松地呼了一口气拉开浴帘。他感觉自己一直在期待一个大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尸体的数字还是停留在三。

在城市的另一边，约翰·布兰登——伦敦警署布拉德菲尔德分局副局长俯身在洗脸槽上，一肚子不爽地盯着浴室的镜子。纵使刮胡膏把他整张脸糊得像个圣诞老公公也没有一丝和蔼可亲的感觉。要不是当初选择了当警察，他很可能是丧葬司仪的不二人选。六尺二寸的身高，骨瘦如柴，凹陷的黑眼睛，一头早灰的头发。即使在笑的时候，他的长脸还是有着一股哀伤的味道。今天，他自己认为，很像一只得了重感冒的猎犬。不过今天至少有个很好的借口。他要开始实行一套行动策略；这个策略将深受局长喜爱，如同橙党<sup>①</sup>里的牧师一般。

---

① 十八世纪成立于北爱尔兰的新教激进组织。

布兰登重重地呼了口气，喷得镜子上全是泡沫。德瑞克·阿姆维特——他的顶头上司，有一对很会看人的蓝眼睛，其实是什么名堂也看不出来。他始终认为《旧约》比警察及罪证法规对警官是更有用的必备手册。他深信现代的治安方法不仅无效而且无聊。依德瑞克·阿姆维特的高见，严刑拷打遏阻犯罪的效果远胜过现在那些社工、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言论。如果他能料到布兰登今天早上心里的盘算，必定会把布兰登直接调去交通组，相当于一个现代版被大鲸鱼吞噬的约拿<sup>①</sup>。

布兰登的心情还来不及跌到谷底，敲门声吓了他一大跳。“爸爸？”他的大女儿在浴室门外吼，“你到底要在里面待多久啊？”

布兰登抓起刮胡刀，往洗脸槽里沾了一下，先刮完半边脸再回话，“五分钟，凯伦，”他大声说，“抱歉啦，宝贝。”有三个十几岁孩子的屋子只有一间浴室，实在没有太多让人在里面发呆的机会。

卡萝·乔登把喝了一半的咖啡倒在洗脸盆里，东歪西倒地走进淋浴间，差一点绊着那只缠绕在她脚踝边的黑猫。“待会儿，尼森，”她不理睬它质疑的喵呜径自把门关上，一面小声地说，“别把麦可吵醒了。”

卡萝离开原来的单位升上了刑事探长，从加入团队的第一周开始，她就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得到朝思暮想的正规八小时睡眠了。

---

<sup>①</sup> 《圣经》中的人物。因违背神的旨意逃避使命，而被吞入鲸鱼的腹中。几经猜疑，终于悔改并达成使命。

她的运气真的太好，这次的升迁刚好搭上她这个小组戏称为酷儿谋杀事件的大案子。不管警司汤姆·克劳斯对新闻媒体怎么喧嚷，在特勤室里怎么表白这些谋杀事件之间毫无牵连，连环杀人凶手更不会在布拉德菲尔德出现，凶杀组持的可是完全不同的看法。

热水在她身上奔流，卡萝慢慢地晃动着她的金发，这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她又想起克劳斯的態度，就像那位局长一样，伺候他的那些偏见简直比对付整个小区都来得麻烦。他不肯承认有个专找同志下手的连环杀人犯存在的时间拖得愈长，死的同志就愈多。他的看法是街上的同志既然多到赶不尽抓不完，不如干脆让一个杀手来解决吧。管他是蓄意谋杀还是因为害怕。

这是一个做白工的政策，浪费她和她的同事们这许多调查的时间——更别提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更加上克劳斯坚持要把每一次杀人事件都当成独立个案处理。每次三个小组之中总有一组查到的某些线索跟这几个杀人案件似乎都互相有所关联，汤姆·克劳斯总是用五个差异点把它一笔抹杀。不管每次的关联都不相同，五个反驳的理由却一成不变。克劳斯是上级。警司已经决定撒手不管，他以背痛为由请了病假。

卡萝把洗发精揉出厚厚一层泡沫，在暖热的水线喷洒下，她整个人逐渐清醒了。她这一块调查的地盘可不会因为撞上汤姆·克劳斯顽固的偏见而搁浅。即使手下有几个菜鸟捧着上级的看法当圣旨，她也不会低头，绝对秉公处理。九年来她拼死拼活，先争取到好职位，再以三级跳的方式往上躡升。她不想被一个脑袋糊涂

的家伙毁了大好前程。

主意打定，卡萝跨出淋浴间，挺起肩膀，绿色眸子闪着叛逆的神采。“走，尼森，”她说着披上晨袍，一把抄起那坨黑毛球，“咱们吃肉去，小子。”

东尼对着他身后屏幕上的投影研究了最后五秒钟。他的观众对他的演讲支持度不高，绝大多数都没做笔记，他希望至少能让她们有个机会在潜移默化中吸收到他这套犯罪学的侧写分析流程。

他背对着观众。“我用不着说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事。侧写分析师不抓凶手的。那是条子的职责。”他对在座的资深警官和内政部的一些官员们微笑着，希望他们欣赏他的幽默。有几个人很配合，大多数人仍旧歪着脑袋，绷着一张脸。

不过他还是全力以赴，东尼知道，他没办法叫那些资深警官相信他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在台上喋喋不休教他们怎么办案的学究。他憋住一声叹息，看了看自己的笔记继续开讲，他的眼神尽可能的聚焦在每个人身上，模仿他所研究过的那名成功单口相声演员，作出轻松的肢体语言。“可是有时候侧写分析师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而这种新鲜的看法可以走出非常不同的方向。死人真的会说话，他们对侧写分析师说的又往往跟对警方说的很不一样。

“举个例子。离马路十尺远的地方发现一具尸体。一名警察会记下这个事实。他会查看周围来搜证。有没有脚印？凶手有没有丢弃什么东西？树丛上有没有沾黏什么纤维？可是对我来说，



在其他各种信息之外，从哪里开始最能让我对凶手作出一个有用的结论。我会问自己，这个尸体是不是被刻意放在这里？或是这个凶手是不是因为太累没力气再拖着它走更远了？他是想把它藏起来还是把它扔掉？他是不是想要人家发现这个尸体？这个尸体他希望或者期待能够隐藏多久？这个地点对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东尼耸起肩膀，两手一摊摆出一个打问号的架势。观众看着他，无动于衷。天哪，他要使出多少法宝才能得到一点反应？背脊上刺人的汗滴已经成了涓涓细流，在他的皮肤和衬衫领口之间滑落。很不舒服的感觉，这使他想起躲在面具后面真实的自己，面具只是呈现给大众的一个假象。

东尼清了清嗓子，硬把注意力拉回到正题上。“侧写分析是另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办案人员缩小调查的范围。我们的职责就是化繁为简。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嫌犯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给你。可是我们有办法点出一个方向，告诉你犯这个案子的人的个性特征。有时候我们还可以点明他居住的范围，可能在从事哪个行业。

“我知道在场有些人对于成立国家犯罪侧写分析工作团队的必要性存疑。你们并不孤单啊。公民自由主义人士也在大声抗议。”总算，东尼心里松了口气。观众在微笑点头了。这一刻足足花了他四十分钟才等到，不过总算“破冰”了。这并不表示他可以就此放轻松，但至少缓解了他的不舒坦。“毕竟，”他继续往下说，“我们不像美国人。我们没有连环杀手在各个角落出没。我们的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凶杀案仍旧是由家族成员或是死者所熟悉